

揚子法言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都秦
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旣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閒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卽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

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千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遺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四葉前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三葉前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曰當作

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

四葉後

震當作振音義

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

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

三葉後

寶當作珍音義可

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

三葉後

洗當作灑注同音

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

三葉前假當

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溫公

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莛兮

一葉後

注春木芒然而

生溫公集注云李本莛作芒按音義

不出莛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莛是

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

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輦悅二葉前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

三葉後

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

二葉後

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

一葉後

注天

云

當作請問

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

五葉後

六下當有世字音

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

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吳以揚之

一葉前

當衍吳字溫公集

注可證

又

擊遼水

二葉前

按擊當作繫繫屬也

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

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寶蛛蝥之廟也二葉後廟當作靡

又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尚容音下陽

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依隱玩世衍下

逢詭時不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五按

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

皆溫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

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三葉後一行乎

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五葉前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則渾條一請問禮莫知條一當在或

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八卷第渾渾條一簡易條一當在焉得條之

下

又

十卷第置守條一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抵巇上許都禮切當分為二條云抵

都禮巇切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立而道生是故冠
乎衆篇之首也
夫學者所以仁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
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
不羨夕死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在仲尼也言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
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
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或曰學
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
確諸有王者錯諸不確不錯焉攸用錯
治之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不
名輟其性分也此章各螟蠕之子殪而逢螟
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
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速哉
成蜂爾七十子之學以治之思以精之
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思以精之
朋友以磨之切磋各譽以崇之不倦以

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
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
也昇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
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
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
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
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
可升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
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
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
顏淵矣鑄之令或人取爾曰旨哉問鑄
金得鑄人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
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
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數爲人師
制人善惡之命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
不可不明慎也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
範爲不少矣傷其夫欲爲而不一關之市
不勝異意焉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關之市必立之平一卷

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

習乎習玩也所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

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

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

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相大小高

下之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

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

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

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

漸猶水乎鴻之不寒暑亦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

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

業貴無虧進禮學吾未見好斧藻其德

若斧藻其素者也斧藻猶刻也丹鳥獸

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其邪情故異

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訓誨聖人則異

賢人矣禮制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言訓豈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爲聖

禮以教人使人以有學者所以求爲君

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

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睎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

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

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

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

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

頌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奚斯魯僖

慕正考甫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

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尙治之可乎曰

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

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曰大人之學

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

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

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已耕獵如此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

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

也子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丘陵

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止畫頻頻
之黨甚於鸚鵡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斯
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朋而不心面
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
所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
識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
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
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
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或曰倚頓之
各順其宜惟義所在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
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也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
正也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
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
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紆朱懷金者
朱內樂不足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朱外樂不足待於外紆朱懷金者
朱外樂不足待於外紆朱懷金者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曰顏不孔雖
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
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

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
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
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
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

揚子法言卷第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崇本在平抑末學大道絕乎小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聲數之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帝如作乃人賦武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曰女工之蠹矣辭賦雖麗害女工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辭賦可以衛護愛身曰狂狂使人多禮乎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辭人之賦麗以淫奢相勝麗相越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

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月之律呂也十二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請問本曰黃鍾以多哇者淫聲繁越也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難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渥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雖有文屈原放逐感激爰變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賤虛辭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仇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辭足言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刻施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

惡沲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無末，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蒼頡、史籀之多知奇難之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炳然，別百獸之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也。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實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體。君子言也，無擇。非法

不言何聽也無淫非正不聽擇則亂淫所擇乎則辟言有可擇則聽有淫修則邪僻則述正道而稍邪習實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詐教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絕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經聖典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暴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帡幪蓋覆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郭郭限內外禦義正德達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

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
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
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

江都秦氏影宋本

母以存子此其

要大

李軌注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
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
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
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修其善則爲
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
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氣也者所
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驚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
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
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
有意於慎也數美戒聖人之辭可爲也
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
而力行貴令信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
修其身而後交必身修交善其謀而後動
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
過慎禮無失儀言上交不諂下交不驕
禮是慎兼之於書

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
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
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好
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
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聖觀
道然後知諸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
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遺去之園
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使見善不明用
心不剛傳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
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
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
燈燭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
如符契可以照察信處宅由路正服明燭
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
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
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
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
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
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
遠不可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

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
索塗冥行而已矣地土也盲人以杖撞
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
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
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
觀望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
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
儀美其多或曰曰吳不食肉肉必乾曰
吳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
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山雌
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
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
閻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
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或問
犁牛之鞅與玄駢之鞅有以異乎曰同
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

敢以其犁也宗廟貴純色如剗羊刺豕
罷實犒師惡在犁不犁也見易有德
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
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尼曰魯未能好
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
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
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貴
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通妙
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
也其害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
以齊其優劣仁既失中兩利不與耳亦何
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
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
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
妙寄而去其麤迹一惜乎衣未成而轉
以質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
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
惜是聖人耳不順乎非之聽口不肄乎
善性與天道發言賢者耳擇口擇耳擇
所口擇衆人無擇焉任情或問衆人曰富
貴生苟食富貴賢者曰義達其義以
曰神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
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

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
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以
法爲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
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
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
士何如斯可以裪身裪安曰其爲中也弘
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
以裪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
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
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下士之耳順乎
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